

复排沪剧经典之作《金绣娘》 沈慧琴再现“上海声音”的当代魅力

◆ 邱忠毅



“长江边，望北方，春光明媚。似见那，沙洲旁，耸立千桅。解放军，即将飞舟渡江来，到那时，湖光山色分外美。盼解放，迎解放，黎明前的战斗更艰难……”沈慧琴这段饱含深情的唱段，伴随她昂首期盼的身形，在复排沪剧经典《金绣娘》一开场，就把观众吸引到渡江战役开始之际百姓期盼解放军到来的迫切心愿上。

《金绣娘》讲述的是1949年春，为精准打击敌人江防军事目标，渡江指挥部派参谋梁超潜入江南，联系地下党获取敌方江防情报，登岸后被人发现并腿部受伤，千钧一发之际，交通员金绣娘，用障眼法掩护梁超逃脱敌人搜捕，机智英勇地粉碎了敌人种种阴谋，谱写了一曲军民鱼水情的动人故事。

新东苑沪剧团复排献演的《金绣娘》，由团长，国家一级演员沈慧琴担纲主演。她展现了自己从小练就的沪剧唱腔功底，感情真切、唱腔动人，在细腻的表演中，把金绣娘一心抗战、机智勇敢、巧妙用计的性格特征，拿捏得十分精准，并且出神入化地表现出来。从塑造《梦中家园》的创业者、《啊，母亲！》的企业家、



上海工人故事， 是不应被忽略的海派题材

——评原创话剧《暖·光》

◆ 戴平

上海解放之初，陈毅市长有一次到工人家里去访问，看到他们住的是破旧不堪的棚户，吃的是豆腐渣饭。他便邀请几位大资本家到工人家里做客，并提出要在上海建造工人新村。说干就干，雷厉风行。第一期工程于1950年9月破土动工，1951年5月即告完工，全中国第一个工人新村——曹杨新村建成，200多位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告别棚户，搬进了新居。之后，上海在杨浦、普陀等区，又陆续建造了一批批工人新村。工人新村的出现，让成千上万的工人告别了棚户和“滚地龙”。记得，1952年6月，22岁的全国劳模式娉住进曹杨一村，成为一大新闻。曹杨新村曾是上海的骄傲。1972年，这里还接待过访华的美国总统尼克松。2023年9月13日，曹杨新村入选第三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上世纪末以来，上海的工人新村不断被改扩建，工人的居住条件不断改善。

上海是我国数百万产业工人的集聚地。这是一个不应被忽略的本土创作题材。但是，这样一个重大题材，建国70多年以来，文艺界却很少有人关注。现在终于有了，上海现代人剧社推出了一台好戏。原创话剧《暖·光》，是首部关于工人新村题材的作品。它用戏剧形式记录下了上海城市的一段令人感动而振奋的往事，留下了一个时代、一个地区的集体记忆和共同感情，并记录了一代人曾经追求和向往。

《暖·光》围绕“搬进”“换房”“回迁”这三个主要情节叙事，情节起伏曲折，但自然合理流畅。很多细节虽然表现得波澜不惊，却很有深度，如换房、动迁等，是一种时代的缩影和感情的沉淀。

主要人物性格反差鲜明。张阿根老实憨厚耿直，有着“一根筋的钻研精神”；李贵生是张阿根师傅，也是技术能手，但人比较活络，心思多，在每个时代都有超前意识，但每一次都踏错节拍，在破墙开店的想法上，尤其是在儿女的婚事大事上，将戏的矛盾冲突一步步推向了高潮。张建国是张阿根的儿子，聪明，胆大，对自己喜欢的人 and 事，敢于大胆追求，虽然没有父亲张阿根对工人新村那么深厚的情结，但也有着深深的眷恋。戏剧对这三位主要人物的内心世界，有深刻的挖掘，因而能打动观众。几位主要演员的表演各有特色。饰演李贵生的徐风、饰演张阿根的陈致良和饰演张建国的朱新悦，都出色地表现了“这一个人”人物的性格，舞台真实展示了普通工人、市民的人生百态。

《暖·光》是一部反映工人现实生活的好戏，但在舞台上呈现上还有提高的空间。尤其是戏的后半部分，张力尚可加强。我希望工人新村怀有特殊的感情。谈到创作缘由时，曹燕草说：“似似水年华的人生窗棂上，工人新村如同那

一抹温柔的暖光，穿透时间的缝隙，照亮了岁月的台阶。”在“岁月的台阶”上，我们看见了站着一批著名的演员，他们是老中青三代优秀话剧演员：徐风、陈致良、曹禹、朱新悦、季森、顾晓文、邱海萍等。

《暖·光》是一部向共和国致敬的话剧作品，用“接地气”的人物、剧情和生动演绎，真切地表现了中国大地独有的工人新村的生活。贯穿全剧的是张家三代人：爷爷张阿根、爸爸张建国和孙子张浩轩。张阿根从苏北农村来上海做工，租住在杨浦区棚户内，在上世纪50年代初，因为出色的技术，有幸分进了工人新村；从小在工人新村成长的儿子张建国初中毕业后分配进了工厂，成长为新一代的技术工人，为了与心爱的姑娘——李贵生的女儿结合，无奈与父母一起搬离心爱的工人新村，最终，“海归”的孙子张浩轩将智能科技与制造业相结合，参与了工人新村的全面升级改造设计，最终买下了改建后焕然一新的工人新村，了却了父辈的心结和心愿。

《暖·光》围绕“搬进”“换房”“回迁”这三个主要情节叙事，情节起伏曲折，但自然合理流畅。很多细节虽然表现得波澜不惊，却很有深度，如换房、动迁等，是一种时代的缩影和感情的沉淀。

主要人物性格反差鲜明。张阿根老实憨厚耿直，有着“一根筋的钻研精神”；李贵生是张阿根师傅，也是技术能手，但人比较活络，心思多，在每个时代都有超前意识，但每一次都踏错节拍，在破墙开店的想法上，尤其是在儿女的婚事大事上，将戏的矛盾冲突一步步推向了高潮。张建国是张阿根的儿子，聪明，胆大，对自己喜欢的人 and 事，敢于大胆追求，虽然没有父亲张阿根对工人新村那么深厚的情结，但也有着深深的眷恋。戏剧对这三位主要人物的内心世界，有深刻的挖掘，因而能打动观众。几位主要演员的表演各有特色。饰演李贵生的徐风、饰演张阿根的陈致良和饰演张建国的朱新悦，都出色地表现了“这一个人”人物的性格，舞台真实展示了普通工人、市民的人生百态。

《暖·光》是一部反映工人现实生活的好戏，但在舞台上呈现上还有提高的空间。尤其是戏的后半部分，张力尚可加强。我希望工人新村怀有特殊的感情。谈到创作缘由时，曹燕草说：“似似水年华的人生窗棂上，工人新村如同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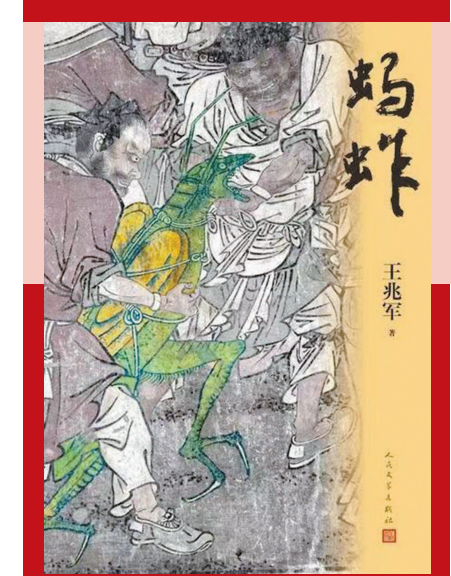
《向延安》：从小说到话剧 一次成功的舞台呈现

◆ 赵建中

根据海飞同名小说改编的《向延安》是一部现在黎明之前一群年轻人理想、为信仰而奋斗、牺牲的光荣历史的海派谍战话剧。该剧在上海解放75周年纪念日的首演后赢得良好口碑，并入选“光荣之城”2024上海虹色文化季精品活动，近日又在国家大剧院上演。

《向延安》由东方艺术中心制作出品。作为一部由直接面向市场的剧院牵头创作完成的主旋律舞台剧，该剧堪称“又红又火”。具体来说，“红”是指作品符合主流价值观、传递真善美；“火”是指作品在艺术性与观赏性上过得硬，在演艺市场上经得起考验。将故事内容如此丰富、人物如此众多的小说《向延安》浓缩在一部近三个小时的舞台剧里进行呈现，这是很不容易的。该剧的成功，除了展现了一代年轻人的青春与热血，彰显信仰的力量，塑造了革命者的“非典型”的人物形象，让平凡人的非凡功勋被看见；着力挖掘“人学价值”，打造丰满立体的人物群像以外，还与该剧在舞台上呈现上充分调动多种艺术手段，对原作进行了创造性转换有关。

《向延安》在舞美设计、音乐与声音设计上也很有创意。一个在舞台上高高耸立的钟楼被特意设计成“四面有门”，成为“你永远能抵达延安”的隐喻；同时，通过钟楼造型的灵活变化，又演绎着世事沧桑与人物的命运沉浮。而多媒体中呈现的战火纷飞的场景、街头的广告招贴画、吴侬软语的评弹弹唱、“栀子花，白兰花”的叫声声、令人毛骨悚然的枪声、日本天皇裕仁在广播中宣读《终战诏书》、庆祝上海解放的激情洋溢的广播新闻等，都为剧情的展开与氛围的渲染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此外，上海籍演员谢承颖在该剧中的沪语旁白，不



大隐于野的乡村书院主持

王兆军老师，临沂人，于我亦师亦友，复旦中文系1977级群星闪烁，他的文字是其间最有炊烟气的。毕业后，他以报告文学名世，作品获奖无数。我颇有幸，受教三十余年矣。

王老师退休以后，化绚烂为平淡，在家乡的小村办了个东夷书院——他在小说里夫子自道，“咱这地方，旧时称东夷。虽然正统人物大多看不上戎狄蛮夷，我对此不以为然。东夷出过不少名人，文的有孔夫子、孟夫子，武的有蚩尤、大羿，都是圣贤大德。”他不是偶然光顾，指点一下、体验几天就回家城的那种，而是吃吃穷年，不离不弃，和农民一样，在自家农舍小院种菜、养鸡、放鸭、晒被，给乡人讲古典文化系列等等，也不时邀约外人去说上几句，我就去胡扯过几句关于新闻学。几次拜访东夷书院，甚是佩服王老师的坚守。那里并没有大家对乡野的出尘想象，没有蓊郁山林、清冽泉流，小院虽有亲和的一方绿荫，更多的是黄河故地习见的干涸与艰涩。不过，杏坛之外圣徒，千载遗篇卷舒，王老师和太太陈晚帆避居其间，躬耕自足，怡然自得，很有些世外圣徒的感觉。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这样的知识分子，鲜矣。平时，最常听他讲起的，他厝居的农家小院里，鸡们、鸭们、鸽子们、黄鼠狼们相爱相杀的悠长传奇，每日发生的机谋权斗，悲喜交集，甚或有血腥气，总感觉他漫不经心地讲活了一部“宫斗剧”。

这位传道授业的乡村书院主持，时不时托托出像《黑墩屯》这样厚重的乡村调查，我以为，其社会学意义，不亚于费孝通那部《江村经济》。这样的王老师，大隐于野，我是极崇拜的。

万万没料到，王老师今年又放了一个“大招”，一部长篇小说《蚂蚱》——这是一个凛峻的山峰，于我，也是一个深坑。

显微镜下的“蚂蚱”史诗

——读王兆军长篇小说《蚂蚱》

◆ 李泓冰

响器如雷，村史如血， 伏笔当下的“热搜”们

读《蚂蚱》的这几天，浑浑噩噩，神不守舍，仿佛自己也穿越在那个蚂蚱庙，过完了灰头土脸的一生。

小说写的是20世纪上半叶黄淮之间的鲁南，蚂蚱庙——一个蚂蚱般的小村、蚂蚱般的一群生命。所谓蚂蚱，聚，能成铺天盖地的蝗灾，散，也能在水稻田草间蹦跶。以之形容隐于主流叙事之外的鲁南乡人，恰切，也悲悯。在看不见的秸秆或随意或刻意地丢弃下，在剧烈震荡的大时代缝隙里，他们颠来簸去，努力巴住、抱住，以免被如粗糠般甩将出去，毫无响动地消逝。命若蚂蚱，光是活着，他们已经竭尽全力了。作者冷静、练达地描摹着他们的复杂人性和苗苗的欲望，眼见他们挤挤挨挨、土里刨食儿，土里成事儿，算计、挣扎、交媾、繁衍……那些串起故事的细节，丰满且卑微，满是浓浓的土腥味儿，但每一条来过的生命，哪怕只一瞬，哪怕低到尘埃，都鲜活、生动，甚至触目惊心，甚至大气磅礴，史诗般地贯穿了一个百来年之大时代。

是，一部“蚂蚱”们的史诗。响器如雷，村史如血，针头线脑，都能惊天动地。村史，亦是国史，史不绝书的，可不就是“他们”和“我们”。

王兆军写的是自己极为熟悉的家园。有论者说，他和山东老乡莫言颇相似，蚂蚱庙史诗，仿佛又一部红高粱家族。齐鲁每多史笔。所谓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均出自鲁史。五霸和七雄，而今安在哉？诸国尽人灰灰凉凉，唯余鲁史详而记。没有鲁国史官如左丘明的秉笔直书，和同侪拼死保存史籍的壮举，中国二三千年前的浩荡历史，必将颓其一角。邹鲁之地，孔孟之风，鲁地的弘毅之士，向来颇具礼失求诸野的抱负与担当。持卷放眼，王兆军用了十年功夫，苦心孤诣捧出的这部书，极具史料价值。他像那个隐居在19世纪法国巴比松村的写实主义画家米勒，一笔不苟，只描管画出被巴巴的农人与雾蒙蒙的田野，背景庞大，细节入微，让人读出溢出画面的满腹心事。有世俗化、草根化的儒释道，有家国情怀，民族大义，闪闪烁烁，左右着“蚂蚱”们的活法，以及跳跃的方向。

小说里的故事于我很遥远，超离了自己的生活经验；但也切近，很多当下的“热搜”，似乎都伏笔在里面的草蛇灰线里，高洁的、壮烈的、悲凄的、猥琐的，都有“蚂蚱庙”人的影子。作家的笔力，沉着醇厚得惊人，以蚂蚱庙为经纬交织的焦点，铺陈出一部鲁南乡村的百科全书。蚂蚱庙是缩微版的国，而我们，其实也都是蚂蚱庙人。

由此，想到曹锦清描述他当初入村调查的艰难，我自己也经历过两度行走黄河时，对外人高度警觉的那些乡村——外人，是很难真正“走进”黄河边的诸多“蚂蚱庙”的。过客的一瞥，是无力且隔膜。人们与乡村的彼此陌生，于是由来已久。

幸好，我们还有王兆军，以他的沉潜和超离，填补了乡村书写这块若隐若现的巨大空白。马伯庸写过《显微镜下的大明》，从史籍中爬梳出挖断龙脉的诸般“二手”徽州故事，王兆军的则是显微镜下的第一手鲁南乡村。作家在他的每个角色身体里，用力活过，血肉汨汨，骨肉分离，呜呜咽咽。他为每一只蚂蚱立传，树碑，哭祭啊！

毕竟，是源出孔夫子的家乡，哪怕是写景，也是不由自主流出的诗经范儿。像“青石桥南是东汪的中心。这里既没有香蒲和芦苇，也没有莲荷，水面下只有青绿色的苜蓿。苜蓿茂盛时，会因繁茂拥挤而高出水面。细小的虾子跳出来又落下去，大鱼不敢钻进浓密的苜蓿，如海豹不敢进入珊瑚丛……”

掩卷之后，还有一种未能过足瘾头的感觉。蚂蚱庙的史诗，只是截取了上个世纪的一多半光阴，还可以写上去、写下去，写成一部架构完整、现实版类似《银河帝国》的宏大叙事。我不由自主想起了一句诗：天下凡人学杜甫，谁得其皮与其骨。就算是我对王老师一份心向往之的鞭笞吧。



仅体现了浓郁的上海风情，增强了地域特色，而且成为舞台表现的重要补充，对观众理解剧情并沉浸其中大有裨益。

再就《向延安》的演员表演来说，也有很高的完成度。从演员阵容来说，该剧星光闪耀，汇集了刘智扬、李传缨、韩秀一、顾鑫、江佳奇、王楠钧等来自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国家话剧院、上海戏剧学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科班演员，并邀请到香港著名演员李施嬅、主持人梁田、青年演员徐开骋等。更难能可贵的是，为了使演员更好地演绎角色，该剧制作方还组织刘智扬、李施嬅、李传缨、徐开骋等主要演员利用排练间隙，在上海进行了一场特别的City Walk——重走党的隐蔽战线红色路线，进一步走入角色的内心世界。据了解，在排练期间每一位演员都倾情投入。李施嬅说，排练时因为入戏太深，她一直在哭，泪水估计能装好几碗，眼睛都肿了，“排着排着，我突然懂了他们所向往的那个‘延安’，那不只是一个地名，那是住在每个人心底的那个目的地，我们都向往的那个远方”。近年，上海出现了多部根据电影、电视剧与小

